

舌尖上的洪泽湖

□南京 汤年华

话说孙悟空大闹天宫后,太上老君悄悄藏到烟波浩渺的洪泽湖边继续炼丹,可怎么能逃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呢。看到孙悟空又来了,太上老君将仙丹装进葫芦架云就飞,孙悟空一个筋斗赶上,伸手就抢。眼见葫芦就要被夺去,太上老君一气之下举起铁棒将葫芦打破。孙悟空连抓带抢得到几粒仙丹,其余的都撒落到洪泽湖,从此,洪泽湖里的鱼、虾、蟹、鳖肉质鲜美,名闻遐迩。

谁都知道这是个神话传说。洪泽湖里的水产为何数量多质量优,站到湖边,看那一眼见底的清澈湖水、那绿油油的丰嫩水草,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原因。

一望无际的水域,数以万计的长江系中华绒螯蟹苗,在水里快乐地嬉戏,周围是食之不竭的小鱼虾、小螺狮等天然饵料。金秋送爽时节,肚白背青、膏丰肉满的洪泽湖大闸蟹,成群结队地涌向各地。

历代文人雅士都把吃蟹、饮酒、赏菊、赋诗,作为人生的一大快事。《红楼梦》第38回“林潇湘魁夺菊花诗,薛蘅芜讽和螃蟹咏”,写史

湘云和薛宝钗为“海棠诗社”第一次活动准备了一席“螃蟹宴”,各自赋诗咏螃蟹,这席笼蒸清水大闸蟹,花了二十多两银子,让乡下来的刘姥姥感叹不已:“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。”令人欣慰的是,随着泗阳等地河蟹规模养殖的持续发展,昔日贵族之家公子小姐们才有口福品尝的河蟹,如今已经爬上了寻常百姓的饭桌。

为了让洪泽湖大闸蟹及时运出去,1999年,泗阳县在境内兴建了一条横卧于洪泽湖北岸,蜿蜒75公里的高等级公路,与沿湖乡镇的柏油路实现对接,打通了水产品运往大城市的直销通道。从泗阳境内出水的大量的洪泽湖大闸蟹,第二天就可以到达上海、苏州、无锡、南京、杭州、武汉等城市的农贸市场。

“物以稀为贵”,比起泗阳出产的普通水产,通体光滑透明、玲珑剔透的银鱼,因其产量不大,成为洪泽湖的一个特产。洪泽湖银鱼一寸多长,如冰雕玉刻,不见肠骨,肉质细腻,洁白鲜嫩。头部有两个极小的黑点,那是它的眼睛,眼圈还有一道金色镶边,就像一件精美的

工艺品。春夏之交,洪泽湖银鱼成群结队到芦苇和水草茎叶上产卵,到了五、六月即可捕捞,随后将其晒干保存。银鱼有多种吃法:一是文火干炸,其色泽金黄,香酥脆酥;二是银鱼焖蛋,鲜嫩可口;三是以银鱼为馅,制成银鱼包子,其味更佳;四是以银鱼做汤,味道鲜美,令人望而生津。

除了大闸蟹、银鱼等远近驰名的水产,最近两年,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“活鱼锅贴”,突然间时髦了起来,在省城南京出奇得有名。一次同学相聚,“活鱼锅贴”作为大菜隆重上桌。衬托它的几个配角有:盐水煮虾、鲑鱼烩粉条、红烧昂嗤鱼、清蒸鲫鱼、油炸龙虾,全是大碗,满满当当,汤水极多。阔碗巨碟一上桌,便晃漾出一派粗犷风度。大家豪情陡生,筷子齐伸过去,一口既入,顿觉鲜美异常,喧哗笑语立刻在桌上升腾跳跃。

泗阳民间这样普通纯粹的菜肴,其原汁原味给人们带来了独特的享受。如今,从这些家常菜肴里,城市人也找到了返朴归真的感觉。

萤火虫

□南京 刘灭灾

在漫长的历史中,萤火虫曾陪伴我们的先人许多年。“叮叮鹿场,熠熠宵行”,这是《诗经》中的记载。宵行,就是萤火虫。“残月如初月,新秋似旧秋。露泣连珠下,萤飘碎火流。”庾信羁留他方,身不由己,只有一星萤火照耀。“夕殿萤飞思悄然,孤灯挑尽未成眠”,这又是一个孤独的身影,他是李隆基,一曲《长恨歌》记载了他的无奈和多情。“窗冷孤萤入,宵长一雁过”,梅尧臣思念亡妻,长夜无眠,宛若孤萤。

在众多古典诗词中,流传最广、最脍炙人口的要算唐代杜牧的《秋夕》: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诗人把宫女孤独失意、内心凄凉写得十分透彻。

虽然如此,萤火虫仍受到人们的宠爱。在黑夜里,它就是地上流动的星星。可是流萤毕竟难以照明,于是人们想聚拢萤火虫,这就是囊萤。古人十分惜时,曾秉烛夜游,烛很贵,浪费;萤可扑,价廉。萤

在家门口,有时还会飞入瓦屋。萤,就是家虫。

小时候,生长在乡村,住在瓦屋。夏夜,是我们和萤火虫密切接触的时候。吃完晚饭,在稻场上泼上清亮亮、凉丝丝的山泉水,然后搬出板凳,擦净竹匾,全家人都出来了,一个屋场的邻居都出来了。大人在板凳上说着家常,小孩在竹匾里做着游戏。晚风轻吹,星斗满天,萤火虫便从稻田里飞来,从屋后山飞来,从菜园里、竹篱外飞来,忽上忽下,一闪一闪。到现在,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扑萤的情景:我们没有轻罗小扇,就用芭蕉大扇,追逐,跃起,猛击;虫落地,我们就用洗净的墨水瓶,如果没有墨水瓶,我们就用南瓜叶柄将虫子装入,这就是我们的“囊萤”。躺在竹匾里,看着萤火虫一闪一闪,就很快进入梦乡。

月在中天,又是一个夏夜,奶奶兴致很高。一边扇着芭蕉扇,一边教我们唱:月亮堂堂,贼来开仓。跛子撵到,聋子听到。撵到高石坝,遇到

鬼打架;撵到衙前河,遇到鬼打锣;撵到李家湾,遇到鬼吃饭……

妈妈说,全是鬼,孩子怕。奶奶忙停下。夜风习习,蛙鼓声声,萤火虫不时飞来,虽不很亮,但依旧一闪一闪。奶奶又给我们唱:亮火虫,夜夜飞。奶奶叫我捉乌龟。乌龟没长毛,奶奶叫我摘葡萄。葡萄没结蒂,奶奶叫我去挖地。挖地衣服脏,奶奶叫我去种桑……哥哥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,连问“还有呢还有呢”,奶奶没词了,就用手拍着哥哥的小脑袋,轻声说:还有你妈妈个桑(注:方言)。

长大了,工作在都市。白天,事务繁杂;夜晚,匆匆回家。只能在闲暇读书时,在文字间邂逅萤火虫。近几年,媒体报道,南京城东有大片的萤火虫,宛如繁星点点,璀璨夜晚。有专家论证,萤火虫的生长对环境要求很高,是重要的“环境指示生物”,保护和修复萤火虫的栖息地,就是保护人类的生态。

愿萤火虫,夜夜飞。

洗衣服

□高邮 姚正安

洗衣服是寻常家事,于我,有一件最得意最自豪的事与洗衣服有关。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上高一的那年深秋。

某个星期六,我照例在叔祖父家吃午饭。叔祖父一生未育,我过继给他们,平时称呼时是不会加上“叔”的。饭间,祖母自言自语:天凉了,帐子要洗了。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第二天一早,我便到祖父家,拆下蚊帐。祖父问:拆帐子,干什么?我说,我帮奶奶洗洗,奶奶岁数大了,拖不动。

祖母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:你洗?我一边将蚊帐放到澡盆里泡,一边回答,是的,我洗。

还是让你奶奶洗吧。祖父似乎不够信任。

我不再说话,将石碱用温水化开,和进澡盆里,用力反复揉搓蚊帐,待揉透了,再继续泡。祖父家的蚊帐是夏布制成的。所谓夏布,是用麻丝编织而成,很厚很结实,也很重,洗起来很费力气。泡了约半小时后,我用搓衣板从帐子的四围开始,一块块地洗,直洗到帐顶,再从帐顶洗到四围,如此两遍。挤干。祖父屋后不远处就是一条河。我搬起澡盆,走向河边,脱了鞋,挽起裤腿,利用码头上的石板,一遍遍地汰洗,又拉起来,在水里一遍遍甩漱。

祖父一直在河边看着我。我将帐子晾到祖父家庭院的绳子上。祖母刚从外面买菜回来。

老奶奶,你来看看瞧,五丫头(我的乳名)洗的帐子。祖父很激动地招呼祖母。

祖父拿起帐子一角,放到鼻下闻闻,又聚起目光看看,对祖母说,一点石碱味没有,多白啊,你一辈子都不曾洗到这么白过。

祖母撅起嘴说,他岁数小,有

力气搓、拖、拉,我哪拉得动啊。说着,祖母也走到绳边拿起帐子一角仔细地看,嘴上不住地啧啧,微微点头,眼睛看着我,加上一句,好东西不曾白把他吃。

祖母说的是实话,一顶夏布帐子动辄几斤,沾上水,更重,如祖母这般年迈的女性,洗好不易。那个星期天返校时,祖父多奖励了一元钱。自此,祖父家的棉被、棉衣、蚊帐都是我洗。

我很小的时候,就会洗衣服。小学初中在本大队上,放学回家,看到有脏衣服,就拿到河边洗。即使偶尔洗不干净,母亲并不责怪,只是告诉我应该怎么洗。离家到公社上高中,星期天回家,往往一洗一盆。

1981年外出上学,学校离家也仅百里,不少同学的脏衣服是假期带回去洗。我都是洗好了叠齐了,放到枕下压板扎了,包括被子,从来不会带回家让母亲操劳。后来参加工作,不论是单身,还是组织家庭,洗衣服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环节。

有了洗衣机,人从洗衣中解放出来。说了,你不要笑。品质比较好的衣服,我不舍得让洗衣机洗,还是手工操作。

女儿很小的时候,我就将洗衣的手艺传授给她。女儿在外求学四年,从未将脏衣物带回来,都是自行处理得妥妥贴贴的。

女儿出嫁前,我与女儿有过一次长谈,内容很多,其中之一,工作再忙,内衣必须自己洗,不得让婆婆代劳。有人可能不以为然,工作忙了,让婆婆洗个内衣怎么啦?我以为,个中道理大了去了。

我这样要求女儿,女儿也是这样做的。我希望女儿的孩子也能这样。

夜色未央

□北京 秦至

我喜欢乡间的夜,褪去光怪陆离的霓虹彩衣,夜的原始模样清晰地展露出来。

一轮明月如圆盘悬于穹顶,窸窸窣窣地撒下一把银粉,附上草叶,挂在树梢,落满稻田。天转凉,露开始凝结,如一粒粒剔透的水晶球挂在草叶上。它们缓缓地聚集,不急不慢地滑落,转眼间汇成一颗大水晶球,藏进草的心窝里。

我穿着一袭白衣趟过浅草,扰了这群水精灵的美梦。它们调皮地扒着我的粗布麻衫不肯放手,想跟着我的脚步去到更远的地方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,无情地将它们拂落,只留下那条轻轻的水痕,那是它们不甘落进泥土的泪吧!

远处的蛐蛐正伏在草地里低吟浅唱着,伴着阵阵稻香,那声音错落有致,如一首此起彼伏的交响曲。蝉也唱得欢快,没有一丝倦怠的意味,它们要把这漫漫长夜唱得长一点,再长一点,方能尽兴。

夜游归来,我并未开灯,径直

走到书案旁,点燃一支红烛。一阵风吹来,烛火摇曳生姿,欢快地跳起舞来。渺小如豆的火焰,拖着柔弱的身子忽闪着,竭尽全力地想要照亮这纯黑的夜。它将整间屋子撕成了一半黑一半亮,我一时间竟恍惚起来。

窗台上的一盆仙客来已含苞待放,沐浴在月色星辉中更显得温婉可人。透过轩窗,继续欣赏这迷人的夜色。我的思绪翻飞着,忽然间被一缕幽香勾了去,原来是一朵昙花静悄悄地开了。它独守在夜色一隅,一瓣一瓣地将身体慢慢舒展开来,在夜幕中点染成一滴白。它自顾自地绽放着,将这一滴白、一串香送给黑夜,在天亮前,又悄然关上心房。

我向来不喜透光而居,独爱这夜的优雅深沉。当天幕渐渐被浓墨侵染,尘世所有的喧嚣都将被掩埋,只留下那深入骨髓的凉。这凉,并不刺骨,反而有抚平寂寞的魔力,让我甘愿沉在望不到尽头的虚空中。夜色未央,我一步一步,穿过漫长的黑夜,直至看见破晓时分的曙光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1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送别

□黑龙江鸡西 王月英

车子急行在去渡口的山路上。太阳急冲冲地往山那边赶,仿佛要去赴一场邀约。我通过倒车镜看看后座上熟睡的你,天边的晚霞悄悄染红你的脸颊。你的嘴角上扬,仿佛是挡不住的好梦正在悄悄地溢出来。

终于在太阳下山前,我们来到了渡口。此时,黛青色的山沉默了,幽深的目光紧紧追寻着夕阳。长长的西风吹散你的长发,我想伸手将它理顺,却发现,今日的我才到你的肩膀,伸出的手仅仅能触及你的发梢。原来你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。转过身,岸边飞舞的绿叶懂事地遮挡了我的双眼,遮住了你看不见的眼泪。

远处传来浅浅的笛声,那轻轻的若隐若现的笛声此时却成了战鼓,重重地敲在我心间,也催促着你上路。你笑着和我道别,坚定地

踏上了征途。渐行渐远的船,渐行渐远的身影,把我的目光拉长再拉长。当我的目光和黛青色的山相遇时,你已经融入夜色中。飘扬的长发,浅浅的笑容,成了我的牵绊我的担心。前方的路充满了不确定,偏僻的山村会怎样迎接你?

泪眼婆娑的我慢吞吞地开着车往回走。路上洒满了淡淡的月光,停下车,抬头望去,一弯细月醒在夜空中。耳边响起你稚嫩的声音:“妈妈,我想您的时候总是和月亮说悄悄话。”而今,我想你时,是不是也可以和月亮说悄悄话呢?当年月亮婆婆陪伴着你,现在善良的它又来陪着我。温柔的月光抚慰着我空荡荡的心。

我的目光在被月光点亮的山野里游荡了一下,那棵横卧在山崖上的树便深深地吸引住了我。借着月光,能看见裸露在外边的根须,

强有力地抓着石缝。粗糙的树皮显示着它的不易、它的坚韧。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年轻时支教山区的孩子们,他们生存环境很恶劣,学习环境远不如城里的孩子,但他们乐观向上,坚强朴实。只要有书读,他们会克服任何困难。那里的孩子们盼望老师,渴望有人能教他们知识。

一阵失眠的风路过我身边,摇醒了沉思的我,我的心刹那间也被点亮了。孩子是去支教,是去做有意义的事情,应该高兴才对。此时,手机微信消息提示音响起,打开一看:妈妈,从小我就盼望着,长大后能像您一样成为一名教师,去教山村的孩子。现在我做到了。不用担心我,您想我时就看看天上的星星。

我望着满天的星星,想着长大成为“我”的你。是啊,越来越多长大的你汇成了新的星河,装扮着灿烂的星空。